

人歡喜

內所有大小工商業、華僑與非人競、
爲劇烈、故爲減少華僑入境起見、

八珍添丁甜醋。因其製煉極佳。每壇售沽一元五毫。購買送到請電知五六三三號。深水池蔭蔭街四號八珍醬園發行。

停止參加特別銀牌賽一年、照原判執行
(二)隊長張洪光停賽一年照原判執行

完售
樹桐拾號大發公司經理

THE OTHER SIDE

第十八回：
好利寡恩，薄情忘病婦！
歡娛如夢，迷惘失新歡！

星相學說。未嘗無之。在昔不能不
人研究學理精絕時。每有所得。爲第二

如管絃之秘機妙算鬼谷之卦理，中易即爲此種變化而成者。能熟習易經，即可以研求哲理。此爲世人所公認者也。降及近世，星相學者輩出。其中名爲潘亨允者，即此學有其實者。亦僅得多少皮毛而已。其他深造，完全未有之。其能談言微中者，已足驚人。因此關係，星相學遂無甚價值，而不爲人所尊重矣。廣州南方通商口岸，佔南中國重要地位。

先生暫時隱居於其中者，故每能行化，大收成效。此後數年內，常有兩三名先生在內。第二部曲也。至第三部曲，現上市之書，乃紛紛來港，澳門酒樓酒店中，乃不少。故日來港澳酒店中，招牌伸出於外。某某大相自出來候教等語，有以木牌漆來此佈告，紅字於招牌上，有以布面畫紅字於招牌上，而光顧者有多人。

學市之有橫壩。不知始自何時。其

實紀林綠
盜剽
(五〇五)

爲活者。一旦逢禁令。不復得生。色。不能不另謀出路矣。遂有三部曲之事實。第一部曲則爲野中進行。將本來面目。完全改變。不復以藍布長衫示人。在各地穿播。而暗中請人看相。然而此種計劃。行之雖久。但光顧之人。爲數甚少。不能不再出第二部曲以從事。乃即又改變方針。而出落於妓寨中。在妓寨擔任爲各妓書寫信札。及管理戲目等。月中偶受回多少薪金。而由各妓代爲介紹於人客之前。而說其相術之神。在若輩亦利用此輩人客之於妓。多唯命是從者。若爲妓所介紹。則雖明則不願看相。亦

第二章 大勝港陳兵徐蓮女俠一箭建頭功

各人見丁普郎亦爲心服。更知徐選
大俠之神射。比丁將軍尤爲奇妙矣。果
然如此一箭之後。而江州城內人民已
無不尊敬徐選大俠如天人也。謂丁普郎
已有名神箭。今徐選大俠更比丁將軍尤勝
。是其技藝。當然不止射獵一事矣。
故因此而江州一城。便人人願爲徐選大
俠効死。於是徐選大俠乃令傅文德與丁
普郎照舊領回本部。仍守回城。而王
華勝與李明道二人。則仍將舟楫分佈江
上。以待別日之戰。

詔。荀勗徐選而懸辦之。今彼非并兵敗
。且反爲攻克重要將地也。若反借選令
而懸辦之。豈不令來將他人危乎。固有
功而反懸辦。此後尙何以獎勵他人。
況且徐選受懸辦。則必不服。就令彼不
致反叛。亦必投他人而去。苟彼轉而
向陳友諒方面去。其禍更不堪設想。因
爲徐選全部。皆爲陳友諒之將士。一兵
一卒。亦爲陳氏而來。其反向陳友諒而
去。爲勢乎順。而且劉伯溫又何以處置
。而元璋部下。已極鼓噪。謂徐氏并奉
皇帝令向信州進攻者。其責任不過備
大勝後與田興合力收攻者而已。乃竟
擅將徐選降兵。直向信州進攻。而伯溫
當時亦不得不爲之調處。令常遇春往守
信州。而調徐選往攻安慶。太平方面
興。則徐氏敵人未退。不能交州人代守
。而元璋亦不敢更調。今以江州爲友諒
根據地。必更爲元璋心腹部下所品矣。
故一兵一卒進入。便料到元璋必爲此事而
。窺見內有存盜之心。且關大帥有可要



持理由。則以命令爲進攻安慶。何得擅自拋棄安慶。轉而取攻江州。苟不聞得安慶之圖。則安慶必已破矣。何致待到今天。命令敵人割險固守。以老敵師。使其坐大。此種罪狀。人人可見也。如大帥不明正刑罰。則以後人人皆可以違軍令而不顧矣。朱元璋則徐達言賊爲理首氣壯。但以徐達今日既得信州之衆。又獲江州水陸大兵。北勢已成。若過於操切。則必致生禍耳。且徐達又爲基友之人。我今正用基友之謀。而連破陳友

平。是則此事必須聽基友協議方妥。朱元璋以利害懸懸益遠等。徐達各人亦以此事都有投鼠忌器。故不能不從元璋之議。朱元璋乃親赴伯溫府中。專請伯溫決定徐達之事。伯溫見其環入。心中已知元璋必爲此事而來。蓋元璋亦已接到徐達田興廣等心腹報告。因知元璋及其部下。必因徐達攻江州事。而動其叛矣。乃徐達與其部下。性情如何。伯溫都已盡悉。當日徐達伯溫信州時

也。我不過以爲基友已聞此消息。便來此一戰。不過大家爲全局算一息也。今江州爲陳友諒根據地。亦竟難於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下破之。使敵人聞而震胆也。是則徐達之有功於大局。實應獎以首功。不過將來士以行軍最重軍令。苟軍令而不爲將士遵守。則全軍各自爲戰。不能如身使臂臂使指矣。是以我爲之一憂。欲補此弊。當從何處入手。此爲後此大局計。而非所以論於現在徐達攻江州一事也。

閩中之墟市。設已刻散市。

雁山兵匪血戰
圖祺炸咀揚威大為不滿
爲謀之不暇而汝等當先謀爲不滿
以爲今日股匪聞頭中若仍
亦非久居之所也。黑面祺曰
以靜待時機之來臨
與三鏡相照。葉精密統
各力擊之。此時則可獲勝
已受挫傷。不願再跋涉他處
比較安全者。暫時居住。
乃始再出而活動於各處矣。
恩想。且亦來有安全之地方
國治安當。屆時方再會合可也。馬賊王貽晉。孫即將
手下點數。其時有數人失蹤之人。亦已歸來。馬賊王點
視之下。均已齊全。又爲馮營點數。則死者無幾。而
傷者則有數人矣。乃由馮的友。馮興。則兵馬等之
多人。分別將此一夥大帝。悉數將之運返鶴山中。此
輩大哥橫行已慣者。故放預不鄉人對之。均爲之震
而不敢多所干預。蓋蓋干預不鄉人之。則爲之震
又不爲之不安矣。有此原因。祇有任之通過。而不致留
難。馬賊王等一行百數十人。乃安然返抵鶴山越塘中
。暫且按不下表。且說黑面賊聚聚在此山嶺之神廟中
歇足後。便已不願即行。蓋各人均已疲疲倦倦。黑面
賊以人覺夕疲勞。則亦不使各人迅即起行。乃在山
樹神廟中駐足。良久。保委見在此廟中爲時太久。欲
當局體恤民生之仁意。而新秋村
陷民居。爲之居民表。枕枕
。好夢無驚。謂之奔奔生活
。亦無不可也。且舊偶移新運
南軍其路而行。盡頭即達。即
齊整。仍是當日之面目。所掛
。搜奇訪古之名流遊客。或
貴人。已鮮發現。大抵道路
。未易稱善。獨是爲此失此
。有增無已。此種畸形之發展
爲社會不景氣之反映。良以

高飛也。○黑而

爲以我居之。此亦大費踴躍者也。黑面賊乃謂之曰：不如隨我往鄉中囤穀，當充抗戶之數。而無管不好。我不如汝有所致處。因放手去藏多。且又有嫂在在此拘諸多不便。同時汝之族兄對汝又不甚愛惜者。故我願居其中。因有一事發生時。我以吾體之身。而不顧色也。不難爲飽中蟲生而兩內魚食。抑翅亦難飛於其中。黑面賊聞言。遂曰：汝既不欲隨我返。則何之乎。馮柏友乃謂之曰：不如隨我回去耕山。何我在魏山中。有相當之地位。同時又有各人爲黑料。如此則便可以爲放牧優矣。藹藹點首。黑面賊亦不強留。乃曰：汝此時亦爲受傷之人。我不強留。但汝歸馬蹄王去。各事當爲小心然後可。藹藹告曰：黑面賊乃謂馬蹄王曰：今日大小心既過此不幸。我等無法在不暫時各自分別遠離。然因此而爲剋別。我等當有相會之可能。汝可俾聲當往。將其傷口拭息亦不可能。乃即催促黑面賊往故鄉中小住。黑面賊謂：以保妥所居。則我不敢再遲。遂即偕各人返逃起行。由此山嶺而行。則其路程乃異常近速。故各人紛紛循小徑而行。其中有負傷之人。則由其較未受傷者。分別助之。或背負之而去。沿途雖有村莊經過。但均爲極小之村落而已。人不多了。自衛力等於零。亦有誰人而敢向之攔阻。無異虎頭頂武平。而在若輩亦自知在此情勢下。不敢多所遊歷。乃均由村邊而過。由村邊過則鄉中人不敢向之爲難也。遂循山脚漸漸而行。迨至故鄉中。黑面賊在故鄉中之地位。即已在早佔據妥當。而有相當之建設。故此時期去。其聲勢乃異常雄壯。因有如此許多幫衆相隨於其後。則其先聲奪人。又自能意料中。鄉中父老。雖盡惡絕之。但因黑面賊兇悍。又有如許黨羽以爲用。則吳中客不少畏聲威。又何敢多言乎。

冀州社會。凡自由民。皆以成本籍。獲利厚。倘其他在非邦及者。是以稍有薄資之多加入股槽。是以有錢之橫據之繁榮。該社會之不憂貧實時。目下將極短促。市買賣。究亦狹小。將來呈請改稅辦法。延緩貿易時間。凡又擴展市場。俾得有所獲。此時請求。撤否該政府允准此是措語。則下該撤換秩序之款撥時。警察維持秩序。換款。頗有紀律化。新亦爲新

家庭常備此藥
勝如聘一
醫學顧問
各埠藥房
均有代售
西門外
二天堂

藥行監製

二天膏

備遇急症
 中風中痰
 瘴氣癰疫
 霍亂抽筋
 百發百中

上海英大馬路

[illegible]